



Killing Freud

杀死弗洛伊德

20世纪文化与精神分析的消亡

〔加拿大〕托德·迪弗雷纳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加拿大]托德·迪弗雷纳 著
王国芳 译 陈玲 校

杀死弗洛伊德

——20世纪文化与精神分析的消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死弗洛伊德:20世纪文化与精神分析的消亡/
(加)迪弗雷纳著;王国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9210-4

I. ①杀… II. ①迪…②王… III. ①精神分析—
研究 IV. ①B84-0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561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杀死弗洛伊德

——20世纪文化与精神分析的消亡

[加拿大]托德·迪弗雷纳 著

王国芳 译 陈玲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210-4

2013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28.00元

导 言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死亡

vii

长久以来，学者、医学上训练有素的医生、新闻记者和昔日的患者都反对弗洛伊德的作品。几乎没有人认为弗洛伊德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正确的——当然，这是非常公正的。实际上，从弗洛伊德本人开始，精神分析已经具有了不断修正和完善原初计划的特征。我们往往认为，弗洛伊德可能并非事事正确，但是很显然，他也并非事事错误。所以，我们要坚定地保留弗洛伊德学说中的真知灼见，其中可能包括弗洛伊德的某些最为著名的理论和技术：潜意识、退行、压抑、死亡驱力、移情、自由联想、梦的分析以及那躺椅。

同时，在谈到弗洛伊德在哪些方面是正确的和在哪些方面是错误的问题时，我们很少能够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得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弗洛伊德作为一个理论家和治疗家在5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超过23卷的著作，以及估计写有至

少35000封的长信——显然，我们得承认他一定做对了一些事情。我记得一些著者，像埃里克·弗洛姆*和马克斯·霍克海默**，他们在争论中认为死亡驱力理论或许是非常错误的，但是它至少正确认识到了人是具有攻击性的。另外一些意见相左的著者，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和约翰·厄普代克****则争论说，死亡驱力是对大屠杀恐怖的一种准确反映。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弗洛伊德来告诉我们，人是具有攻击性的吗？我们真的需要已经过时的死亡驱力理论来解释德国纳粹的出现吗？我不这样认为。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到弗洛伊德呢？尽管他关于人类心理的观点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但可以证明他的正确结论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是很偶然的。无疑，有很多好的理由要我们继续这一虽然模糊却忠诚于弗洛伊德的讨论，在这里我

* 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生于德国的美国心理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法兰克福学派和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代表之一。——译者

**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德国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曾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译者

***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美国政治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重要代表。——译者

****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 ），美国作家，作品风格独特，富有地方色彩，作品有长篇小说《兔子，跑吧》和《夫妇们》等。——译者

将只提到两点。首先，我认为弗洛伊德出于习惯被引证，而且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或者说——几乎是相同的事情——是出于理智上的傲慢。我们被一种理论的文化所激励从而使我们的智力目标与弗洛伊德相冲突，或者可以联想到的大师们甚至包括当今反对弗洛伊德学说的雅克·拉康*。这种事态其实在法国那些富有说服力的理论家们中间最为明显，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拉康，就像把一片菊苣放在另外一种普通果蔬制成的色拉之中一样。另一个原因是，通过与治疗文化相联系的文学作品，弗洛伊德仍然被广泛引证，这是遍布西方世界的一种瘟疫，但是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阿根廷的中心城市来说这更加致命。如果这种治疗文化比其理论的文化更具危险性的话——无疑，它至少是针对于个体而言的——这仅仅是因为它是实践中的一个可怕的拙劣修补理论。人们只需要想一想恢复性记忆的惨败和弗洛伊德的历史作用就可以了，正像弗雷德里克·克鲁斯（Frederick Crews）使具有制度特征的精神分析的祸患公然暴露于《纽约书评》之中。

无论是理论的还是治疗的文化，情感都是易于受到伤

*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法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译者

害的，自我则很容易被并非胡说八道的批评家所击伤，这些批评家中包括我称之为“弗洛伊德批判性的研究”领域。毕竟，社会或群体的同一性从根本上说是存亡攸关的——也就是说，对精神分析这一事业的看法是危若累卵的。理论家们已经著书（或依据你的理论假说的“文本”），而且把他们的声誉押在弗洛伊德持久的生命力上，然而他的许多思想（或“精神”）已被歪曲。可以说，一些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同样如此。同时，治疗者和患者都被驱动着继续忠诚于弗洛伊德的某些观点，以避免沦落为社会的弃儿：牧师、巫师和庸医是一方，装病的人、神经衰弱者或者仅仅是轻微的歇斯底里患者是另一方。

假如说参与者的赌注仍然押在精神分析的矛盾文化上的话，我认为那些随后的研究有时是无情的。不可能是别的。因为我认为，我们继续忠诚于弗洛伊德——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不去关心最近的精神分析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就像在钥匙链上挂一只兔子脚*一样，每一刻都是伤感和迷信的。如此的伤感和迷信，使我不由得想举一例，来区分古老的机械化隐喻，这种隐喻曾经让我们想到根据热

* 佩带兔子脚（rabbit foot），据说是英国的习俗，把像兔子后脚的装饰物系在钥匙扣上，可以避邪，给人带来好运。——译者

量、损耗和能量来理解躯体，而且也想到诸如冷却剂；克劳修斯（Clausius）和开尔文爵士（Lord Kelvin）的熵的观点；医师们错误地相信我们应该将过热的身体的血液放出来；后来他们的信念是应该清洗太满的肠道，例如，用卡尔斯巴德*的温暖、温和通便的水；或者用艾利·梅契尼科夫（Elie Metchnikoff）**和其他人所使用的外科手术加以改变以达到与清肠一样的效果；或者是梦想再梦想，说了再说，直到我们心中所有的坏想法消除，利用弗洛伊德来清除我们“过热的”想象，释放我们记忆中没用的能量，清除损害我们生存的垃圾，再像一个机器一样地运转，或者至少像润滑良好的机器一样假定在运转：不由自主、周而复始、持续不断地运转。当然，弗洛伊德的勒德分子（Luddite）***不喜欢这种机械式的生活，因而梦想终极的永恒性，而这种永恒性一旦来临，生命便发生转折并趋于沉寂：即死亡。

因此，尽可能说得明白点，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根本

* 现称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城市，著名矿泉疗养地。——译者

** 艾利·梅契尼科夫（Elie Metchnikoff 1845—1916），俄国动物学家，微生物学家，因在动物体内发现噬细胞，与欧利希（P.Ehrlich）共获1908年诺贝尔医学奖。——译者

*** 勒德分子是原指1811—1816年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运动的人，泛指反对机械化、自动化，阻碍技术进步的人。——译者

不需要弗洛伊德来帮助我们描述这个世界——内部的或外部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说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有用的话，那么，它是作为一个警示故事，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它是作为现代政治—宗教活动的一个案例研究而自然而然地发生发展的。在其消亡之后，我们的紧迫任务就是捡拾遗留的碎片并发掘它们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对弗洛伊德或者至少是弗洛伊德学派感兴趣的门外汉来说，或者对于弗洛伊德的某些专业读者，从治疗师到知识分子，他们从未厌倦于了解关于精神分析的历史、理论和文化的最新的批判性思想。²与由漠不关心所驱动的这一令人惋惜的文化相对立，《杀死弗洛伊德》被命名为一种挑战或曰一种学术争鸣。

作为煽动者的批评家

据说弗洛伊德曾经对一个病人说过“精神分析并不是一个礼貌交流的场所”³——这一点或多或少在他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论文中反复提到。当涉及幻想、性、金钱等时，弗洛伊德都坚持一个基本的原则，即病人以及分析师都必须坦白直率。正因为如此，精神分析的真理就是典型的黑暗、残

忍、粗鲁和反社会。然而，精神分析的诱人的不礼貌交流并不仅仅是好的临床实践的原则，而且它自身已经成为一种十足的文化，即使不是一种世界观：然而，它疑似一种霍布斯的（Hobbsean）自然状态的文化，在此，个人无可避免的人性愚笨比起对邻居的分析敏锐更像一堆炮弹。

即使是批评性的读者，我们也被期望去尊重这一特殊的文化原则，但反过来我们不必害怕借助这一家族规则去游戏。我们不必害怕挑衅或者被挑衅。另一方面，一个批评家也不必把这些规则看得太严肃，因为为了家族利益的游戏已经作弊。“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著名逻辑意指，精神分析的批评家预先遭受反击（至今已非常疲倦），因为他们反对得太多，因而遭受巨大的抵制。显然，在这种智力上的勒索讹诈面前保持沉默是一种懦夫的策略。所以，在《杀死弗洛伊德》中我不是试图在生硬或残酷的真理面前退缩。然而在讨论结束的日子，一切却变得很简单，我假定这一切是没有争议的：首先，我详细叙述了那些精神分析史学家选择遗忘和忽视的基本事实，并解释了它们的含义；其次，我不仅批判性地探讨了经过修正的历史和官方历史之间的联系，而且探讨了历史、理论、道听途说和政治制度上的联系；第三，我追随精神分析来深入日常生活的边缘，解开了欧内斯 XI

特·琼斯（Ernest Jones）*对花样滑冰的精神分析痴迷的原因。在《杀死弗洛伊德》中的这三项研究，仅在分析者、被分析者以及他们的一帮密友都不想听到的程度上——我猜想，由于直率的谈论和揭露，使这些坚定支持者的兴趣受到了嘲讽而感到困窘——可能被认为是煽动性的或不礼貌的。

就这一点而言，我想声明本书并不是另一部关于精神分析的危机、消亡或者衰退的悲观情绪之作。因为这样说不确切的。这部著作的本意完全是想成为一部让人高兴的、受尼采哲学启发的庆祝精神分析消亡的书，成为知识分子和治疗学家们可以借鉴的方法论著作；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迟到的、愉快宣布的庆祝。因此，在接下来我要采用一种轻松的、我希望是一种幽默的风格，就像我讨论弗洛伊德晚年爱狗时，我给我的同事们提供了一封关于弗洛伊德档案的简短公开信，以第一人称撰写了一部关于精神分析历史的小说。在这些方面，精神分析这个过时的事业激发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探索，通过时而惹弄人的、时而怪诞的方式达到这一领域的边缘地带——恰似一个人在又大又乱的跳蚤市场快乐地淘

* 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 1879—1958），著名心理学家，英国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人，弗洛伊德的朋友和忠实支持者。琼斯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协助引入了精神分析原理。他的努力最终使弗洛伊德的理论为内科医生和其他科学家所接受。——译者

换东西一样。何以至此呢？因为这取决于你的心境是愉悦的、厌恶的、超然的还是好奇的。

本书是为通读本书的读者而设计的，尽管会对那些喜欢跳读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享受庆祝的人有轻微的伤害。然而，为了有助于这些读者，我在本书的每一部分都写了简短的导语。精神分析的消亡不仅给了我们得益于远距离地重新解读弗洛伊德的生平与著作的机会，而且可以使这一距离转变为一种真正的治疗体验：从中学习感悟甚至嘲笑——你的和我的——那些人类愚蠢的奇怪行为。

致中国读者

弗洛伊德总是寻求国际伙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驱散人们对于精神分析的这一印象：一个虚构的幻觉，一项维也纳人的事业，或曰一门“犹太人的”科学。在这方面，精神分析的早期参与者如英国人厄内斯特·琼斯、匈牙利人桑多尔·费伦茨、瑞士人卡尔·荣格共同创造了一个错觉，即精神分析是现实的一种客观版本。

什么都没有改变。即使精神分析的疗效在西方已被彻底揭穿，但它仍继续在国外寻找外部效度和确认——当然，也在寻找新的市场去兜售他们的治疗、理论、讲座、书籍和培训军团。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子就是中国精神分析的拥护者们使命般的热情和泛滥的机会主义。另外，半失业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试图利用中国近年来的“弗洛伊德热”和所谓精神分析的繁荣”，不仅向中国出口他们了无生机的文献和观念，而且通过Skype所做的分析来颁发伪造的证书。中国的精神分析运动将最终爆发成为两败俱伤的冲突，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历史一直像闹剧一样重复上演。同时，一旦那些革命的主体性和自由的陈词滥调与西方的精神分析相结合，而且容忍像赫伯特·马尔库塞和雅克·拉康之类的学者

的名字，对人们来说合情合理地热衷于反思自己的生活和文
化状况，可能再次被人们曲解为可行的选择（参见，拉森，
2009）。我们唯有希望中国的读者，历来倾向于社会动力学
解读的人们，将继续保持与高度个体化的、理论上站不住脚
的精神分析潜意识理论的距离。

在这一背景下，王国芳博士《杀死弗洛伊德》的新译
本，面对弗洛伊德在中国地位的上升，可以成为对消费者的
保护和为学者的简单辩护——简言之，为那些对精神分析理
论、历史和实践的怀疑论者和批判者而辩护。我坦率地承
认，《杀死弗洛伊德》一书让人读起来轻松易懂，非常有
趣，但同时又有些令人困惑、易激起争论，它是对弗洛伊德
及其追随者的拷问。这不仅仅是学者的感受。本书也是弗洛
伊德终结之日的欢乐庆典。多亏了王国芳博士翻译了这本
书，它作为向中国读者发出的一份邀请，在好消息和笑声中
加倍分享着夸张的精神分析的支持者们所言称的“杀死弗洛
伊德”。

托德·迪弗雷纳

2012年10月

目 录

导言/1

第一部分 弗洛伊德批判性研究时代的暗示与欺骗 /1

1. 奇怪的“安娜·O”个案：对“修正论者”评价的概述 /5
2. 辩论、抗议和歇斯底里的约瑟夫·布洛伊尔 /39
3. 弗洛伊德联盟的批评性读者：弗洛伊德研究的新时代 /52

第二部分 精神分析的选择性记忆：历史、理论和政治 /72

4. 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或精神分析如何揭示人性中最恶的部分 /77
5. 雅克，某某先生：死亡、记忆以及档案的弊病 /105
6. 流言、虚构与精神分析的历史：一封公开信 /124

7. 呈现弗洛伊德的政治：媒体战争简述，这个充满情感的时代 /128

8. 滑稽的商业：雅克·拉康的漫画研讨会 /137

9. 到狗儿那里去，或我的精神分析师生涯（作者：戴维·贝多）/149

第三部分 精神分析中的文化研究：戏剧、作品中的分析者 /165

10. 如履薄冰的精神分析：琼斯和花样滑冰（和加里·格诺斯科合作）/166

11. 精神分析，狗儿风格 /198

第四部分 访谈 /218

12. 精神分析、食客与“平庸文化”——（作者：安东尼奥·格雷科）/219

第五部分 尾声 /236

13. 精神分析的危机、死亡与未来 /237

注释 /259

致谢 /286

参考文献 /289

索引 /299

译后记 /308

第一部分

弗洛伊德批判性研究时代的 暗示与欺骗